



在生產革新道路上

—王金棟的故事—

王樹鶴著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在生產革新的道路上
——王金棟的故事——

王樹鶴著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內容提要

本書是寫先進工人青年團員王金棟改進生產設備，把自行車內胎軋出機的單機嘴改造為雙機嘴的生動事蹟。王金棟文化水平低，技術理論知識缺乏，並且只有一隻手，但是他不向困難低頭，努力鑽研、頑強學習，加以技術人員的幫助，用了三年多的時間，經過六十多次的試驗，終於把機器改裝成功。

在生產革新的道路上 25千字【編0005】單行

著者 王樹鶴
插圖者 陳新、王治華
出版者 天津通俗出版社
（天津敵江路109號）
發行者 新華書店天津分店
印刷者 天津印刷一廠

1—59,000

定價 1.800元
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*

天津市書刊出版業審議會可證津出字第001號

前 言

地方國營天津橡膠二廠軋膠部軋出機組工人青年團員王金棟，在黨的教育、支持和鼓舞下，在青年技術人員王堯章以及老師傅的幫助下，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，六十多次的試驗，克服了重重困難，終於把內胎軋出機的單機嘴改為雙機嘴，提高了生產量，表現了以實際行動為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而鬥爭的精神。

王金棟同志的光榮事蹟，值得每個青年團員和青年同志們學習。那麼，我們要向他學些什麼呢？

首先，王金棟同志值得我們學習的一方面是：他為了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，不但表現了高漲的熱情和決心，而且把自己的遠大理想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。王金棟同志在黨的教育下，逐步地提高了社會主義覺悟，熱烈地嚮往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，並在蘇聯畫報的啟示下，產生了自動化的美麗理想。他的這一理想，在實踐中逐漸地與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起來，使他在工作中發揮出很大的毅力，能夠戰勝因右手殘廢和文化水平低所造成的種種困難，終於把內胎軋出機改裝成功。顯然，王金棟這種不避艱苦、不畏困難的品質，以及他實事求是的精神，正是我們每個團員和青年們應當具備的，只有具備了這種新的品質，我們才能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。

其次，我們要學習王金棟同志在生產上勇於革新的精神。我們要像王金棟那樣不滿足於現狀，大膽地改進機器設備，充分發揮現有機器設備的利用率。在我們現有的企業內部，潛在力量是十分大的，只要把這些潛力挖掘出來，就會對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起巨大的作用。

第三，我們還要學習王金棟同志努力鑽研、頑強學習的精神。王金棟為了改進機器，不僅從書本上按部就班地學習文化和技術，而且注意了在工作中學習，摸清機器的一稜一角，熟悉了機器的構造和性能，並積極主動地向技術人員、老師傅請教，取得他們的幫助，因此在創造過程中能夠克服文化水平低、技術理論知識缺乏等困難，終於得到勝利。

當然，我們學習王金棟，不能看成僅僅是改進機器設備，因而就認為只有幹機器活的人才能學習。主要的是學習王金棟同志的先進思想和優良品質；俗語說：「隔行不隔理」，只要我們把王金棟那種不怕困難、勇於革新、頑強學習的精神和自己的工作結合起來，那麼任何人都可能在他自己的崗位上成為革新者，對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。

我們的國家已開始了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，為了早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，讓我們以王金棟同志的事蹟為榜樣，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勝利前進！

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天津市委員會宣傳部

一九五四年二月

目 錄

一 在苦難中成長	一
二 右手殘廢了	(一四)
三 軍代表	(七)
四 工人成了工廠的主人	(一〇)
五 做一個光榮的青年團員	(一二)
六 在學習的道路上	(一三)
七 蘇聯畫報的啟示	(一六)
八 摸清機器的一稜一角	(一八)
九 繼續與殘廢作鬥爭	(一九)
十 從鑽書本到向老師傳學習	(二二)
十一 學一點，幹一點	(二四)
十二 考驗	(二八)
十三 學習模範	(三〇)

十四

「要成功，非有人從技術上來援助不可」……

(三二)

十五

一個年輕的學生……

(三三)

十六

在王堯章的家裏……

(三六)

十七

從廢鐵庫裏找出了機頭……

(三九)

十八

成功前後……

(四一)

一 在苦難中成長

王金棟同志是天津人，在他七歲的時候，七七事變爆發了，砲火震動了他幼年的心。日寇的飛機像貪婪的惡鳥盤旋在天空。一天，突然有一顆炸彈投落在離他家不遠南大寺附近的地方，接著就沖起了一片火光。他的家只好搬到南門一帶的一個大雜院裏去。這件事情，在他小小的心靈上蒙了一層陰影：為什麼我們就這樣受欺侮，而他們就能這樣橫行霸道欺侮人呢？當時他就想：將來等我長大了，我要做出一種機器，讓它在天上飛，把小日本的飛機都打下來！

從此，小小的王金棟便對「機器」發生了濃厚的興趣，他不時地把家裏的破鐘錶一件一件地拆散了，然後再一件一件地裝上。

天津淪陷以後，王金棟的父親失業了。他的三個哥哥也只二哥有事做。日子是越來越緊了。家裏的人為了不讓王金棟當個睁眼瞎子，就勉強地把他送到學校去；只要能多識幾個字，上一天就算一天。但是，王金棟的家裏實在無力供他念好書，甚至買一枝鉛筆就要費很大勁，因此僅僅上了三年小學，就在十歲那年失學了。

在他十一二歲的時候，家裏吃飯的人很多；為了「人出去，口出去」，他父親就託人給他找了個事兒，讓他去成衣鋪學手藝。頭一天去試工的時候，就讓他用刺骨的冰水洗蓆

菜，一洗就得洗三遍。當時正是三九天，手讓冷水凍木了，只好用嘴裏的熱氣哈兩口，再接着洗下去。他在冰冷的水裏洗着蔬菜，就想：掌櫃的為什麼不洗這個？心裏感到很大的不平。

第二天，「內掌櫃」又叫他給看孩子，那個孩子的個兒比他小不了多少，抱一會兒，胳膊就累得抬不起來了。這天，因為王金棟一疏忽，孩子的頭碰在桌子上，哇哇地哭了起來。「內掌櫃」氣勢汹汹地跳過來，「拍！」的一聲，王金棟的腮上挨了一巴掌。

回家以後，王金棟哭了。父親說：「明天別去了，要窮就窮在一塊兒，咱不受這個氣！」

不久，同院的李大伯介紹王金棟到北京的一個鐵工廠去學徒。臨走的時候，母親眼裏含着淚水望着他，懇切地囑咐他說：「去了要好學，學出點手藝來，以後就不會挨餓了。」王金棟牢牢地記住了母親的話，到了工廠以後，就拼命地學習起技術來。雖然師傅用鋒頭把和大鐵鉗子不斷地打他，但是，為了要學點手藝，只好忍着。

在鐵工廠裏，每天星星還在睜眼的時候，他就得從炕上爬起來幹活，一直幹到深夜一兩點鐘，有時候要幹到夜裏三點，才能回去休息。這時，他的身子已經疲乏得像爛泥一樣，一摊在炕上，立刻就失去了知覺。但剛剛把炕頭睡熱，又得掙扎起來，帶着昨天的勞累去工作。這種非人的勞動折磨着他，吃的又是飯一頓飽一頓，不到四個月的工夫，他就病倒了。可是病好以後，鐵工廠也不要他了。



他着歷折勤勞的重告

四個月的折磨，倒也給了他一種鍛鍊，他在機器操作上扎下了一點根基。他沒有違背母親的囑咐。
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，王金棟到日本人在天津開設的「中村公司」（即現在地方國營橡膠二廠）做工，這時他才十四歲。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日子裏，他和所有的工人一樣，幹着十分苦累的活，過的是血淚交加的奴隸的歲月。

日本鬼子投降以後，國民黨來了。可是，廠子裏除了日本廠長換了個國民黨軍隊的上校以外，樣樣都和過去沒有什麼區別。

一 右手殘廢了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，人民解放軍的砲聲逼近了天津城。反動派在滅亡之前進行着最後的掙扎，對天津人民的壓迫越來越厲害了。

十一月十號這天是星期六，王金棟正上夜班工作當中，一連停了兩次電。五六百公斤膠，不停電本來就很難幹完。幹完活還要在戒嚴以前趕回家去，若是過了十二點那就得截在半路上蹲一夜。

王金棟拚命地幹着活，心裏很着急，手裏的皮子就繫着往機器裏面續。機器上是沒有一點安全設備的，他一個失神，大拇指的手套就被滾子捲了進去。「壞了，手進去了！」

王金棟驚喊出來，右手已經被機器吞進去了一半。近處一個工友聽到王金棟的喊聲，就匆忙地跑過來，但卻讓腳底下的皮子絆倒了。

王金棟使勁支撐著身體，堅決不讓右手繼續往機器裏跑，一面喊，一面用左手拉那棵關閉的繩子，但是怎麼也夠不着。

工人們擁過來，把機器的閘拉下來了。不知誰伸過手來拽住了王金棟血肉模糊的手腕，衛兵把自己的「裏腿」解下來，綁在王金棟的手上。開汽車的工友沒等請示「上校」（廠長），就把汽車開出來，把王金棟送到醫院去了。

王金棟被送往醫院以後，那個上校廠長方才領著一夥嚷囉，到車間來巡視，給機器燒了幾張黃錢，插了一股香，嘴裏都囔著：「做工人技術不熟練，工作不小心，這哪行？要是把手壓掉了，可找誰訴冤去！」說完，就大搖大擺地走了。

王金棟在醫院裏，經過醫生的醫治，右手割去了三個半指頭。

在醫院期間，王金棟躺在病床上，心裏像一團亂麻。「以後，廠子裏還會要我嗎？」王金棟晝夜不停地想着這個問題。他自己給自己下了結論：「一定給倆錢就打發走了。」接着，多年來所經歷的痛苦，一幕一幕地重現在眼前。

痛苦的回憶像一條毒蛇啃嚼著他的心。「在這個社會裏，兩隻手的人都混不飽肚子，何況一隻手呢。」他不敢想自己以後會怎樣，未來的日子像一個無底的黑洞，逼得他透不過氣來。

二哥王金波對他說：「不要緊，咱們雖然窮，將來有我一頓吃，就有你一頓吃。廠子裏真的不要你，就跟我賣菜去，好在還有一隻手，提秤桿還行。」

他在醫院裏住了二十八天，就回到家裏繼續休養。同院住着一個開汽車的老劉，在鐵路局運輸公司作事，下班後常和王金棟一起聊天。

一天，老劉和王金棟在門口散步，遠處傳來了沉重的砲聲。老劉一邊走着一邊對王金棟說：「八路軍現在是兵臨城下了。我看不定那天就打進來，那時我們就得要解放了！」

「就得到解放！」王金棟的心裏湧出了一些模糊的喜悅，但解放了又是怎樣的情況呢？他不明白。他忽然想起了廠子裏的一個工頭說的話：「共產黨來了，機器都得拉到張家口去，咱們都得失業。」他心上又轉悠了。這時老劉又愉快地說：「前幾個月，我們公司裏有個同事到外地去運東西，他開着汽車在半路上飛跑的時候，忽然遠處有一個人攔住他。仔細一看很像一個軍人，一問才知道是解放軍——就是八路軍哪！這個軍人想讓他幫助運點東西。他就提心吊膽地把車開到一個村子裏，心想人得活命，車算丟了，不料一下車就受到了人家熱情的招待。他在解放區呆了半個月，走了好幾個村子，到處都很有秩序。解放軍待老百姓好極啦，進門叫老大娘，出門叫老大爺，可真親熱；他們還幫助老百姓一塊幹活，種地、掃院子挑水……什麼都幫着做。解放區的老百姓都分了地，不像咱們這樣愁眉苦臉的整天為吃飯發愁。他臨回來的時候，解放軍並沒扣留他的汽車，還向他說了很多感謝的話，送出來老遠，分手的時候對他說：「在我們這裏沒有人壓迫人，也

沒有人剝削人，老兄，你回去等着吧，很快我們就要解放天津，還要解放全國人民……在解放區，工人是最受尊敬的……」王金棟聽得很入神，可是心裏總有點半信半疑，因為他從來沒有聽過這麼多關於共產黨的事情。他沉默了一會，就問老劉說：「這是真的嗎？」老劉十分確信的回答道：「當然是真的！」

三 軍代表
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，天津解放了。解放的第二天，王金棟在家裏聽說廠子裏去了一个軍代表，接管了工廠。

軍代表才來了三四天，就讓工人們組織起來管理工廠，又把廠裏的存糧發給了工人，接着就要工人報到開工生產。廠子裏完全變了，秧歌扭起來了，解放的歌聲響起來了。到處是一片歡笑。

在解放前幾天，王金棟全家搬到工廠的理髮室來住，這時他手上的傷已比以前好多了。打解放的那天起，王金棟就顯出了從未有過的高興。但是一聽說要報到上工，心裏就發起愁來。他看看自己繩滿綢帶的右手，又苦惱起來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這個『殘廢』可怎麼辦？又是解放前軋壞的手，現在人家是不還肯要咱？」

他家裏的人自然很希望他能到工廠上工，都勸他去見軍代表。這事在他心裏憋了好

久，現在大夥這麼一攢掇，才鼓足了勇氣，到廠子裏去報到。但是走在路上，心裏又打起鼓來：這個軍代表是個嘛樣的呢？我見了他該怎麼說呢？王金棟的腦子裏浮現出那個偽廠長——國民黨上校的兇惡面貌，每逢工人去找到他的時候，他總是绷着臉，眼睛看着天，不管你多麼困難，說多少好話，他只說兩個字：「不行！」就把你撵出去。現在的這個軍代表是不是也那樣呢？祠院的老劉不是說過解放軍好嗎？解放後這幾天，也的確見到解放軍是規規矩矩的人，想到這裏，他一鼓勁兒走進了廠長室。

軍代表沒在屋裏，他正在鍋爐房和各個車間轉來轉去，檢查機器準備開工呢。

一會，軍代表回來了。雖然他穿着綠色的棉軍服，戴着棉軍帽，但是說話很和藹，直爽，倒很像個工人。

軍代表的這種和藹的態度，打消了王金棟的顧慮，就一連氣把自己右手殘廢的情形說了一遍。軍代表等他說完，第一句話就說：「你這是因工受傷，廠子裏應當照顧。」這話是那麼乾脆，話聲是那麼誠懇，使王金棟聽了，有點出奇。接着軍代表又說：「你回家好好休養吧，醫藥費，生活費完全由廠子借給，多啗好了，你就多啗上班。」軍代表的話說的很慢，一個字一個字都非常清楚，但是，王金棟怎麼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很想讓軍代表再說一遍。這時，他又聽軍代表說：「共產黨是解放人民的……在解放區，工人是最受尊敬的。」王金棟多少年來的辛酸，化成了一股熱淚，像斷了線的珍珠落了下來。

像是一張地圖
對連綿的山脈和河流都畫得非常逼真
而且還賦予了它們一個個的名字

米良鄉、西山鄉、南關鄉、北關鄉、

新民鄉、大連鄉、小連鄉、東連鄉、西連鄉

鵝島鄉、鵝島鄉、鵝島鄉、鵝島鄉、鵝島鄉



『你回家好好休養吧……』

主人：「你回家好好休養吧……」

主人：「你回家好好休養吧……」

四 工人成了工廠的主人

廠子裏開工了。

王金棟在休養期間，參加了廠裏的各種文娛活動，很快就成了話劇團、歌舞隊裏的積極分子。他每天都盡情地歡樂着，忘記了自己是一個右手殘廢的人。

有一次，他參加了政治課，開始從那裏接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，他明白了：今天工人翻身了，工廠的一切都要靠工人自己來當家做主，生產是給自己幹了。心裏越來越亮堂了。從此以後，每一次政治課，每一次會他都參加，他不斷地受到鼓舞與啟發。從他的切身經驗中，越來越明確地感覺到：今天自己的確成了工廠的主人，成了自己生活的主人了。

可是，王金棟却一天一天地不安起來，因為他看到人們都是那樣興高采烈地勞動着，而自己却除了聽聽講，參加參加文娛活動以外，就是呆在家裏，任什麼也不幹；休養的費用是哪來的呢？還不是大夥兒幹出來的。他每次想到這兒，就恨不得馬上跑到車間去。後來，他實在悶不住了，終於在手還沒有完全消腫的時候，就去上了班。

剛到車間那天，王金棟是多麼高興啊，雖然在這個廠子裏幹了四五年了，廠子裏的種種設備和車間裏的機器都已經是看慣了的東西，但現在却感到是那麼新鮮。這不僅是他又看到了那些心愛的機器和那麼乾淨、整齊的車間，特別使他興奮的還是這些工友同志們。